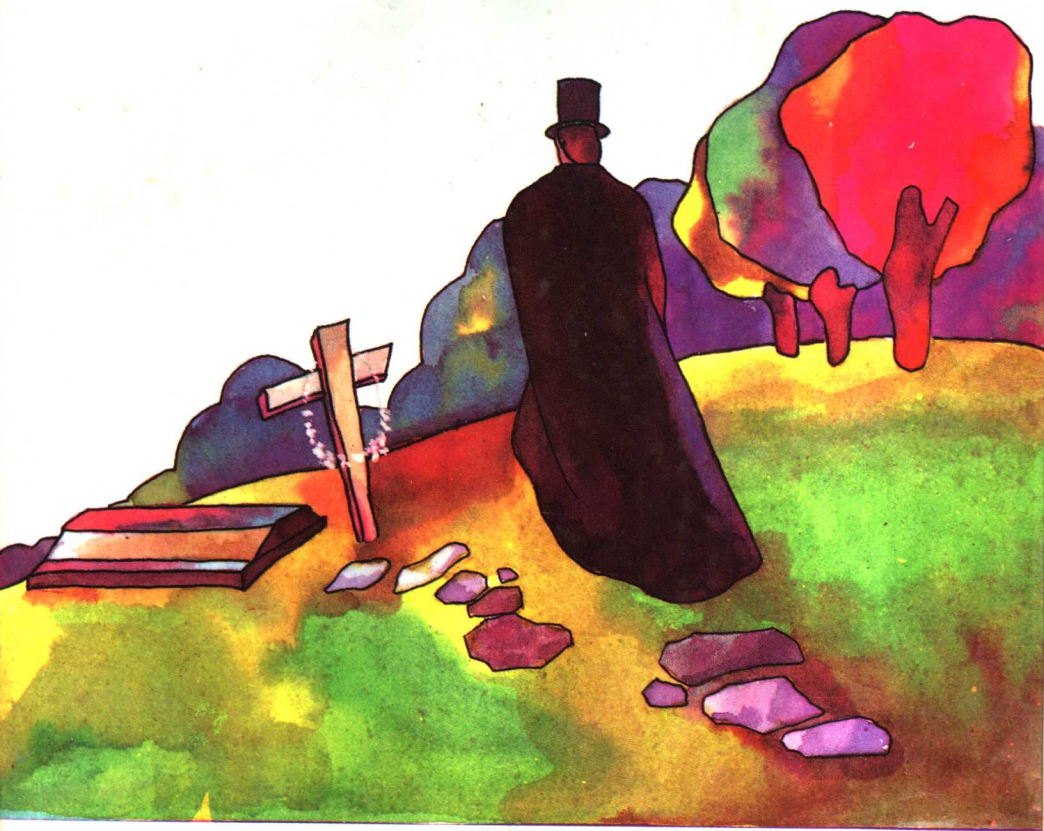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精华宝库

永別了武器

主编 洪涛 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

永别了，武器

李心武等改编

(陕)新登字008号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精华宝库

永别了,武器

李心武 等改编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政编码710062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潼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9.75 插页5 字数227千

1995年4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—5613—1227—X/I·133

定 价:14.50元

开户行: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:216—065026—27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发行科
联系、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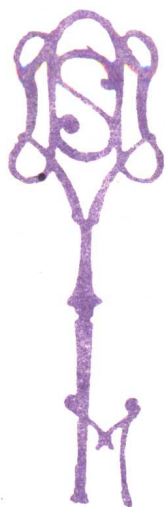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:(029)5251046

责任编辑:章含一

封面设计:陶安惠

技术设计:张建飞

绘 画:陈 鑫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精华宝库

永别了武器



海狼



● 编 者 的 话
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离不开文学作品的熏陶。优秀的文学作品，总是形象生动、潜移默化地教给人们方方面面的知识，教给人们做人的道理，给人以美的陶冶与享受。然而，世界文学名著，浩如烟海，一般读者毕其一生也不可能尽阅它们。面对这种情形，我们惊喜地看到，近年来，出版界陆续推出了许多种节本、选本、缩写本等等类型的普及本，使得广大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尽阅名著之精华。但是，惊喜之余我们又不由得有些遗憾，这些普及本大都是一些童话、寓言之类的低幼读物或启蒙读物。仅限于此当然不能满足广大读者进一步的阅读需要。有鉴于此，我们组织人力，隆重推出这套《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精华宝库》。

本套书，精选世界名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四十余部，取其精华，加以改编与缩写，编为八大册。可以说，一套在手，便可尽览世界文学名著之精华。

具体说来,本套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:

一、系统全面。书中的四十余部名作,几乎囊括了世界文学史上所有的经典之作,上下几千年,横跨五大洲,应有尽有,洋洋洒洒。

二、独立成篇。全套书是一个系统的整体,但每一部又都是一个独立的篇章。读者既可遍阅全书,亦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择其一部或数部,含英咀华,各取所好,各得其所。

三、情节精彩。改编后的篇目,只取原著中最精彩、最有代表性的章节,组成相对完整的故事,使读者可以花最少的时间,高效率地汲取名著之精华。

四、装帧精美。全书简精装覆膜,大 32 开带书眉,是书店上架之精品,亦是读者阅读或送礼之佳品。

鉴于以上几方面之特点,我们完全可以说,本套书确实是一套系统、完整、精炼而又最易为读者所接受的精品。我们真诚地希望她能装点您的书架,显示您的高雅情趣;更希望她能使您花费最少的时间,汲取世界名作之精华!

编者

1995 年 3 月

●
目
录

永别了，武器	(1)
母亲	(28)
约翰·克利斯朵夫	(53)
美国的悲剧	(144)
沉船	(194)
海狼	(230)
包法利夫人	(281)

永别了 武器

〔美〕
海明威

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，我从美国到意大利的名城罗马，学习建筑学。罗马城里有许多古时的绘画、雕塑和建筑，这对于我的学业有极大的帮助。就在我潜心学习的时候，随着战事的逐渐升级、扩展，我不得不中止了学业。

一九一五年的五月，意大利加入了由英、法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展开了对德、奥等同盟国集团的作战。我的祖国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。后来，我毅然决定参军，并加入了意大利的一个医疗队。很快，由于我的出色工作，我当了一名中尉，并直接投入到战争之中。

这一年的夏末，我们的医疗队驻扎在离前线不远的一个村庄里，远处平原外的高山间正在打仗。去支援的和撤下来的部队日夜不停地从村子里经过，人

流和车辆扬起了滚滚尘沙。连绵不断的秋雨又将乡间的一切淋得湿漉漉的，士兵们的身上溅满了烂泥，背着湿湿的枪和沉重的子弹带，艰难地行进着。

转眼冬天就来了，落叶飘零，山间河上，呈现着一片单调的颜色。战事也慢慢减少了。但是紧接着霍乱又泛滥起来，军队里一下子死了七千多人。

第二年接连打了好几场胜仗，前线也逐渐前移。八月份，我们的医疗队驻扎到了意奥边境的哥里察镇。这儿远离前线，周围的环境又很优美。奥军可能希望战后再回到小镇上来住，所以，对镇子没有什么军事骚扰，我们也比较轻闲，我的心情也很愉快。转眼，冬天又到了。一天，当我和其他军官正在喝酒寻乐的时候，少校命令我立刻去休假。

整整一个冬季，我利用休假时间游览了意大利的风景名胜地。我整日泡在酒吧、咖啡屋里，渐渐地，我开始留恋后方这种安逸的生活，而厌恶起战争来。

春天又来了，我的假期也结束了，我又不得不回到前线。

我的部队还驻扎在哥里察镇。周围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只是乡间山野里多了几分绿色。小镇里新添了医院和大炮，街道上可以碰到新来的英国军人和英国妇女，被炮火毁坏的房子也多了一些。看来，马上又要打仗了。

回到兵营，我并没有急于销假，只想好好洗刷一下，休息一会儿。

我刚回到和雷那蒂中尉合住的房里，他便兴奋地拉住了我，问长问短，说个没完。我正在洗脸的时候，他又兴奋地说：

“亨利，告诉你一件好消息，今年一开春，咱们这儿就来了许多漂亮姑娘，都是没上过前线的。”

“噢！真是个好消息。”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。

“亨利，还有更好的事要告诉你，我恋爱了。”他越说越兴奋，“一个英国姑娘，她叫巴克莱，是今年刚来的。我带你一块儿去看看她吧？”

“谢谢你，雷那蒂。”我依旧提不起交谈的兴趣，“我洗完以后，还要到少校那儿去销假，以后再说吧！”

“好吧，你累了就休息吧！”他还是那么兴奋，“现在我得多睡一会儿，养足了精神去见我的巴克莱小姐。”

我一边洗，一边望望窗外，再看一看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的这位年轻的军医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这时，他又睁开了眼说：“喂，哥们儿们，有钱没有？借给我五十个里拉吧？我现在是一刻也等不了，我要去见我的巴克莱小姐。”

他接过钱后，喜滋滋地说：“我得在巴克莱小姐面前摆摆阔。你是我最亲密的好朋友，我经济上的保护者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隔壁花园里的炮声吵醒了我。我穿好衣服下楼，在厨房里喝了一点咖啡，便到车棚去检查救护车。总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的任务是负责布置救护车的位置，所以，整个白天我都在各个山峰间来回奔波，察看车辆的情况。

傍晚时分，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驻地，只见雷那蒂中尉正衣冠楚楚地迎接我的归来。他一见到我便兴奋“你终于回来了，快点收拾一下，陪我去见见巴克莱小姐吧？你要给我多参谋参谋，要帮忙才是。”

“好吧，你等我一下。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准备梳洗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我们来到了镇上的一所英国医院。这原来是战前德国人盖的一座大别墅。在花园里，我们见到了巴克莱小姐和另外一名护士。雷那蒂行过礼以后，就和巴克莱到一边说笑去

了，只剩下我和那一位护士小姐站在那儿。

我仔细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位身穿护士服的女郎。她高高的个子，一头金色的头发映衬着她那双美丽的、灰色的大眼睛，我顿时被她迷住了。

“你好！”巴克莱小姐又走了回来，问道，“你不是意大利人吧？”

“噢，不是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怎么会参加意大利的军队呢？”巴克莱小姐又问到。

“这个说来话长，而且也不太好说。因为不是每件事都会有一个满意的解释的。”我继续回答。

她似乎没有听明白我的解释，脸上仍流露出一种不解和疑问的神情。

这时，我看到她手里拿着一根像马鞭一样的细藤条，外面还包了一层皮，便问道：“你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根马鞭。”她忧伤地说，“它的主人去年阵亡了。他是个好小伙子，我们本来要结婚的，可他却过早地牺牲了。”

听到这些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“你有爱人吗？”她反过来问我。

“还没有。”我说。

谈到战争，巴克莱小姐的心情糟透了。她非常痛恨这场战争。她对我诉说着她的不幸遭遇以及战争带给她的创伤。

回来的途中，雷那蒂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：“亨利，我能看得出来，巴克莱小姐更喜欢你一些。不过，那位叫作弗格逊的小姐也挺不错的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我又去拜访巴克莱小姐，可护士长告诉我，白天上班时间不能接待客人，我只好悻悻地回来了。

总攻击快要开始了，我又去察看了一下攻击发起点——普拉

伐桥头堡。这桥头堡位于意奥边境的伊孙左河上，从山隘口到浮桥只有一条路，而且处于敌方机枪和炮火的控制之下，一条穿过森林的新路正在修造，等路一修好，我们的总攻击就要开始了。当时，意大利军队已经渡过了河，并占据了敌方阵地一英里半的距离。那个小镇已成了一片瓦砾，山坡上，奥军的战壕距离意军的阵地只有数码远，医疗站就设在敌军那边河上的小山边，伤员必须要抬过浮桥才能治疗。

我开车来到河边，步行到那个医疗站然后往回走。敌人和炮弹不时地落下来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和新炸裂的燄石味。

在哥里察吃过晚饭后，我急忙又去拜访巴克莱小姐。我在花园找到了她，一旁的弗格逊小姐见我来了，便找借口走开了。

随便闲谈了一会儿，我们的话题又转到眼前的这场战争，我感到有些厌倦，说：“咱们不要谈战争好不好？暂时找点别的话题吧？”

然后，我们又说了许多无关痛痒、不关时事的闲话。当我们分手时，我发现她已经爱上我了，而我只想逢场作戏罢了。

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，我从山上第一救护站回来，把车子停在伤员分类处。伤员在这里被分类送到不同的医院。天气很炎热，道路上尘沙滚滚。一队士兵开了过去，士兵们头戴钢盔，热汗淋漓。不久，一个掉队的士兵跛着脚，疲惫不堪地向我走来。

“你的腿怎么啦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是腿，是肠疝。长官。”他回答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医院？”我又问。

“上级不批准。少尉说我故意把肠疝带弄丢了。”他可怜地说，然后又请求我收留他。

因为他没有病例卡，我不能收留他，只好对他说：“我把你交

给你们的医务官，他们会送你上医院的。”

那士兵上了车后便对我说：“我是故意丢掉肠疝带的。我希望病情恶化一点，就可以不上前线了。”

他不想回自己团部的医院，怕别人给他动手术，病好了又得上前线。他再次请求我收留他。

明白了他的心思后，我便建议他到路边去设法撞伤自己的头，等我办完事回来后好带他去医院。

等我再次回到那儿的时候，遇到了那个团的队伍，后面全是散兵，救护马车。这时，我看到那个伤兵正被两个人抬上车。他的头盔不见了，鼻子碰破了皮，额头上的伤口满是尘土，正在滴着血。他看见我便叫道：“中尉，你看，白撞了一下，他们还要送我上前线。”

自从打仗以后，每天都有人设法把自己砸伤、碰伤或装病，后来，这套把戏被人揭穿，没法骗人了。

晚上回到营房，我坐在窗前想给家人写信，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致下笔，满脑子都是有关战争的事。后天就要开始总攻了，我会不会死掉呢？很难说！其实这场战争完全与我无关，我只希望战争早点结束。奥军以往次次都败，这次也不会例外吧。

实在写不下去了，我便和少校一起去喝酒，听着军官们讲各种无聊的故事，觉得还是很无聊。我又去找巴克莱小姐，弗格逊小姐告诉我，巴克莱不太舒服，不想会客。我只得告辞，出了医院的门，心里又不免失落起来。我原本是把同巴克莱·卡萨琳小姐约会看作游戏一般的事，然而一旦见不到她，心里也觉得很空虚，这时我不禁自问：我是不是已经爱上了巴克莱小姐。

第二天下午，上级命令医疗队调派四辆车前往指定地点，因为当天夜里将要发起总攻击。我赶快驾车来到医院，找到巴克莱

以后，我就赶忙告诉她：“你好些了吗？我得出发了，到普拉伐河上凑热闹去！”

“你会回来吗？”她略带忧伤地问。

“会的！明天。”我说。

她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圣安东尼（吉祥物）放在我手上，叮嘱再三。她虽然不是个天主教徒，但听别人说戴这个很灵验，能保佑人平安。

“戴上吧，愿它带给你好运。”她越说越伤心。

“好的，我替你暂时保管一下。不过，你也要多保重！再会。”我一边戴吉祥物，一边假装轻松地说。我不希望她过分悲伤，这样会影响我的情绪。

“亨利，别说再会。”她说。她害怕这个词会带来什么不吉利的事，害怕失去我。

紧紧地握着吉祥物，我吻别了巴克莱·卡萨琳，匆匆地上路了。

车子在河边的小丘间行驶，道路不好走。阳光照耀下的河水既清且浅。北面是奥匈帝国的崇山峻岭，山顶上还有积雪。对岸山脚下的小镇只剩下一些残砖破瓦、断壁残垣。天很快就黑了，我们四部车向平原驶去。

天刚刚拂晓，我们的救护车穿过草席搭成的隧道，来到一片低陷的路面上。士兵们都呆在河岸边。在医疗站，少校军医告诉我，进攻一开始，救护车就要往后方运送伤员，他让我做好准备。

整整一个白天，我们都呆在掩体里，等待着总攻时间的到来。没有别的事可干，我便和司机们一起抽烟聊天，大家对这场战争都已憎恨之极，都希望能早日结束战争，好回去和家人团聚。

“中尉，那次进攻你在场吗？听说那些阻击兵不肯进攻，结果